

该书系获得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IBBY 官方授权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

GUOJI ANTUSHENGJIANG DAJIANG SHUXI

架起儿童图书的桥梁

JIAQI ER TONG TUSHU DE QIAOLJANG

主编 方卫平 本册主编 张明舟

原著 [德国] 杰拉·莱普曼

翻译 苏静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

GUOJI ANTUSHENGJIANG DAJIANG SHUXI

架起儿童图书的桥梁

JIAQI ER TONG TUSHU DE QIAOLIANG

主编 方卫平 本册主编 张明舟
原著 [德国] 杰拉·莱普曼
翻译 苏 静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著作权登记号:皖登字 12131194 号

Die Kinderbuchbrücke

by Jella Lepman

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y in 1964 by S. Fischer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Internationale Jugendbibliothek

版权代理公司:北京百路桥公司 

中文简体字版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架起儿童图书的桥梁 [德]杰拉·莱普曼原著;苏静翻译. — 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5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 / 方卫平主编 张明舟本册主编)

ISBN 978-7-5397-7082-6

I. ①架… II. ①杰… ②苏… III. ①莱普曼, L. - 自传 IV. ①K835.1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4940 号

主编 方卫平 本册主编 张明舟
原著 [德国]杰拉·莱普曼
翻译 苏静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架起儿童图书的桥梁

出版人:张克文 责任编辑:宣晓凤 宋丽玲 责任校对:冯劲松
装帧设计:缪惟 责任印制:田航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ahse@yahoo.cn

新浪官方微博:<http://weibo.com/ahseccbs>

腾讯官方微博:<http://t.qq.com/anhuisaonianer> (QQ:2202426653)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0551)63533521(办公室) 63533531(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制: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710mm × 1010mm 1/16 插页:12 印张:9.5 字数:150 千

版次: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7-7082-6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奖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

“安徒生奖”全称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奖,是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设立的、国际上公认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插画家的最高荣誉奖项,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该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于1956年首次设立儿童文学作家奖,并于1966年增设了插画家奖,以表彰获奖者为青少年儿童文学事业做出的永久贡献。评选过程中,提名作家和插画家的所有作品都要经过筛选。获奖者会被授予一枚刻有安徒生头像的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许多优秀作家和插画家因获得这一奖项而永载史册。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
GUOJI ANTUSHENGJIANG DAJIANG SHUXI

总策划: 刘海栖 张克文

主 编: 方卫平

顾 问:

艾哈迈德·莱泽·卡鲁丁(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IBBY 主席)

玛丽亚·耶稣·基尔(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

海 飞(原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 CBBY 主席)

王亚非(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林清发(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编辑)

张明舟(原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IBBY 执行委员会委员、

中国分会 CBBY 副主席)

总统筹: 徐凤梅

序言 / 1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
艾哈迈德·莱泽·卡鲁丁 / 文
张明舟 / 译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IBBY) 成立于 1953 年, 现有遍布全球的 76 个国家分会。“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 将这些与 IBBY 有关文献、活动等的著作系统地译成中文出版, 是 IBBY 中国分会在 IBBY 历史上的一个创举。在此之前, 还没有哪个国家这样做过。这套书系的出版, 无疑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工程。我谨代表 IBBY, 向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IBBY 中国分会 (CBBY) 以及所有在翻译、编辑和出版等过程中付出努力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和祝贺。

鉴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汉语已经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语言之一。与此相仿, 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也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关心。IBBY 创始人杰拉·莱普曼在自传《架起儿童图书的桥梁》一书里提到, 将来有一天, 汉语会成为国际通用语言。“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 中与 IBBY 有关的文献和资料图书的出版, 正是在严肃认真并且大规模地向中国介绍 IBBY 及安徒生奖。对此, 我相信她本人如果知道, 也一定会十分高兴。

另外, 在“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 付梓出版之际, 我再次代表 IBBY, 预祝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和 IBBY 中国分会 (CBBY) 获得圆满成功。就我所知, 首批出版书目收入了 40 多种有关安徒生奖及安徒生奖获奖者和提名者的作品。这个项目也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优秀译著, 也必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儿童文学事业。

儿童图书是一面镜子,孩子们能从中看见自己;儿童图书是一扇窗户,孩子们能从中看见他们的周遭以及外面的世界。世界上所有角落的孩子都需要高品质图书,他们都需要了解自己,也需要了解他人。

IBBY 的使命是通过儿童图书促进国际理解。今天的世界远不完美。自然灾害、争端、冲突甚至战争仍然在世界各地肆虐,伤害着最弱势和无辜的儿童和妇女。作为父亲、母亲,作为富有责任感的成年人,我们必须关怀和保护儿童。IBBY 的目标、经验和全球网络系统都使她更有能力通过文学促进相互理解和包容,进而维护和平。事实上,IBBY 的阅读项目及阅读疗法也已经证明了其在帮助经受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受害儿童方面的特殊效果。

IBBY 相信,“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的出版发行必将有助于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 IBBY 和安徒生奖。IBBY 也相信,广大的中国读者必将非常享受这些由世界上最杰出的天才儿童文学作家和插画家创作的伟大作品。同时,IBBY 也衷心希望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插画家的作品也能被全世界的读者阅读和喜爱。

再次祝贺并顺致良好的愿望!

序言 / 2

走向经典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

方卫平



亲爱的读者朋友,我们知道,安徒生奖是世界儿童文学界的最高奖项。这个被全球业内人士亲切而自豪地称为“小诺贝尔奖”的奖项,像它所借用的那位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的名字一样,传递着一种经典的儿童文学气象。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设立至今,先后获得安徒生奖的五十余位儿童文学作家和插画家,以他们奉献给孩子们的那些丰饶、瑰丽的儿童文学作品,延续着从安徒生开始被发扬光大的那个为童年写作的传统,也不断诠释、丰富着儿童文学经典的内涵与意义。

安徒生奖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界的一个情结。这些年来,我们对安徒生奖始终怀有一份恭敬而热切的向往。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界来说,走向安徒生奖,不仅意味着一种走向世界的勇气和自信,更意味着一种走向经典的姿态,一份走向经典的气度。我以为,在这个过程中,让中国儿童文学真正抵达并汇入到一种世界性的思想、情怀和艺术视野中,远比单纯赢得一个奖项的荣耀更重要,也更富有价值。

因此,2011 年夏秋之交,当我获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将与安徒生奖的设立者和主办者——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合作,推出一套规划专业、宏伟,运作规范、精心的“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时,我是怀着颇为振奋和恭敬的心情,应邀参与到这套书系的出版工作中来的。在我看来,走向经典的过程,首先必然是一个阅读和享受经典的过程,这种阅读使我们的目光越过一

个世界级奖项的耀眼光芒，去关注这个奖项所内含的那些最生动的文本、最具体的写作，以及最贴近我们文学体温的语言和故事。

这套“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是迄今为止中国范围内以安徒生奖获奖作家、插画家的作品为对象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引进出版行为，也是首次得到该奖项主办者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官方授权并直接合作支持的安徒生奖获奖作家作品书系。书系计划结合儿童文学的专业艺术评判以及对中国儿童读者阅读需求和特征的充分考量，从安徒生奖获奖作家、插画家的作品中持续遴选、出版一批富于艺术代表性的童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系并非是对所有安徒生奖获奖作家作品的简单引进，相反，其中每一本入选的童书，都是在认真的专业考察和比较基础上择定的作品。同时，书系规划的引进对象，既包括荣膺安徒生奖作家奖和插画家奖作者的作品，也包含获得该奖提名的一部分优秀作家、插画家的作品。之所以将后者纳入其中，是考虑到那些参与安徒生奖角逐并获得提名的作者，其作品往往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相应国度儿童文学创作的最好艺术水平。通过吸收和容纳这一部分作者的优秀作品，书系希望将更多的世界儿童文学佳作，呈献给我们中国的读者朋友们。

整个书系由文学作品系列、图画书系列、理论和资料书系列三大板块构成，其中文学作品系列呈现了安徒生奖获奖者的文学作品，图画书系列包括了获奖者的图画书作品，理论和资料书系列则意在展示相关的研究成果和资料。

总的来说，为中国的孩子们奉献一套高质量的世界儿童文学经典丛书，是这套“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最大的理想，而这理想的背后，是从出版社到儿童文学专业领域的众多参与者为之付出的艰辛而持续的努力。我所看到的是，在前期的准备阶段，从选题的规划论证到作品的判断遴选，从版权的洽谈落实到译者的考评约请，从内容、译文的推敲琢磨到外形的装帧设计，等等，围绕着丛书开展的一切工作，无不体现了与安徒生奖名实相符的精致感和经典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大奖丛书不但意味着一项以经典为对象的工作，它本身也在寻求成为当代童书引进史上一个经典的身影。

身处童书引进出版的当代大潮之中，我想特别强调后一种经典的意义。

近二三十年来，一批数量庞大的国际性的获奖童书被持续译介到国内，并在中国的儿童读者中广为传阅，进而演化为某种逢奖必译的童书引进出版盛况。或许，很少有一个国度像今天的中国这样，对来自域外的童书抱有如此巨大而饱满的接受热情。然而，也正因为这样，域外童书译介工作本身的质量，尤应引起人们的关切。在我看来，这项工作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经典文本的介绍和转译，更在于寻找到一条从世界儿童文学经典通往中国儿童读者的最完美的路径，它能够在引进经典作品的过程中，从一切方面为中国的孩子们尽可能地保留那份来自原作的经典感。这是一种对经典的继承，也是一种对经典的再造。它所播撒开去的那一粒粒儿童文学经典的种子，将成为孩子们童年生命中一种重要的塑形力量。对成长中的孩子来说，这样的经典阅读带给他们的，将是最开阔的思想，最宽广的想象，最丰富的文化体验以及最深厚的语言和情感的力量。

我相信并期待着，“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的出版，能够成为中国童书译介走向经典路途上的一个引人瞩目的标识。

序言 /3

童书的天使——杰拉·莱普曼

原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

岛多代

《架起儿童图书的桥梁》是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创立者杰拉·莱普曼女士的自传。本书首次出版于1970年，不久后，她便离开了人世。莱普曼曾是一名德国记者，后来，她为了逃避纳粹的迫害，前往英国避难。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她应美国军方的请求，重返德国从事妇女儿童文化和教育项目的开发工作。

莱普曼讲述了在回到满目疮痍的祖国后，她是如何费尽周折地寻找到那些历尽劫难才幸存下来的德国知识分子，也讲述了他们共同怀有的深深的失望之情和强烈的渴望之心。她意识到“显然是没有足够多的人经受住了恐怖年代的考验”。在了解情况之后，莱普曼决心献身于祖国的重建工作。她还注意到孩子们是如何在被战火烧焦的国土上苦苦挣扎以求生存。听着他们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关于战争的可怕故事，莱普曼惊诧地发现，这些孩子眼神与其他孩子眼神毫无二致。她开始考虑必须做些什么，好让这些孩子重新获得通向图书世界的自由通道。在书的世界里，孩子们会找到他们的精神支柱，这种支柱会支撑他们重获高尚的人性。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莱普曼想到，“如果要人们相信彼此可以和平共处，那么和平的第一批使者就是儿童图书”。她提议创办一次国际儿童图书展，并着手组织工作。她的努力最终为国际青少年图书馆（总部设在慕尼黑）和国际儿童读物联盟（总部设在苏黎世）的创立铺平了道路。

1891年,杰拉·莱普曼生于斯图加特。她在三姊妹中排行第二,父亲是犹太人,开有一家工厂。她先后在当地的一座教会学校和瑞士的一座寄宿学校接受了教育。十七岁那年,她为一家烟草厂外籍员工的子女设立了一间国际阅览室。

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她嫁给了一位名叫古斯塔夫的德裔美国人——他是斯图加特一家贸易公司的经理。莱普曼生有一儿一女,但儿子刚出世不久,丈夫就因在战争中负伤离开了人世,使她三十一岁就感受到了丧夫之痛。为了独自将两个孩子抚养成人,莱普曼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28年,她出版了自己的首部儿童著作——《睡过头的星期天》。莱普曼在符腾堡的德国民主党女性团体活动中扮演着领导角色。希特勒上台后,她丧失了入党内的职位。在朋友的敦促下,她前往伦敦避难。本书开篇讲述的就是九年后她应美国占领军的请求重返祖国的情形。当时她已经五十四岁。

本书讲述了孩子们的活力是如何帮助一个遭受过可怕压迫和毁灭性战争的国家重获生机。它是一部人类社会的编年史,令我们满怀希望、信心百倍地去应对挑战。莱普曼的直觉告诉她应该做些什么,于是她满怀同情之心,立即投入到行动中去,这令她身边的人也为她的思想所折服。莱普曼对儿童的理解和关爱是发自内心的,我们看得出,为了儿童的幸福,她付出了自己全部的才华和情感。本书中所描述的众多杰出人物,诸如埃莉诺·罗斯福、埃里希·凯斯特纳和西奥多·霍伊斯,都在战后德国重建的重要历史时期对莱普曼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有力地证明了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书籍是人与人之间的重要桥梁。

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莱普曼遇到的最大障碍并不是普通人,而是人类创造的各种组织和沦为这些组织工具的官僚们。她努力通过超越当时图书馆的旧模式来管理国际青少年图书馆,以满足孩子们的真正需求,它是一个划时代的机构。

通过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如召开戏剧研讨会和读书讨论会、通过阅读儿童书籍教授外语、上演木偶剧、播放电影、开办艺术家工作室、举办儿童自画像展等,国际青少年图书馆已经成为一所“孩子们的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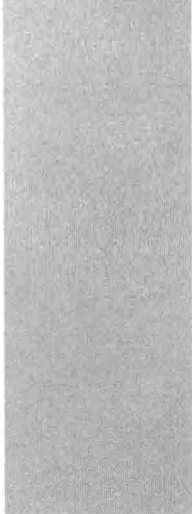
莱普曼所讲述的那些成人和孩子的故事,的确感人至深——那些成年人

带着哲学、艺术和政治上的关切为孩子们无私奉献，而孩子们则满怀热望与大人们共同努力。当前，我们国际儿童读物联盟所面临的任务与当初莱普曼孜孜以求完成的使命并无本质差异。这位女性非凡的感受力和同情心都展现于她的字里行间，令我们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本着“将图书送到孩子们手中”的宗旨，杰拉·莱普曼在五十年前创立了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今天，它在全球 76 个国家设有分会。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下属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它已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网络，将全世界的儿童图书网罗其中。“儿童图书是和平共处的关键所在”这一信念已经传遍世界各国，并催生了一个愈来愈发展壮大的全球性网络——虽然人们所处的环境不同，条件各异，但都在为之奉献力量。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使得一些地区发展滞后，物质与精神的贫瘠依然随处可见。政局不稳、社会不安和环境破坏阻碍了一些地区的发展，而在另外一些地区，种族冲突和流血事件仍在继续。伴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小小的屏幕不断营造出虚拟体验的画面，这一切正在侵蚀着孩子们短暂的花季。

今天，积极投身于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的很多人是高举着全球和平与宽容的希望之火，最先从莱普曼手中接过图书的那一代人。在她所创建的各种机构的支持下，我们将继续借助书籍的力量壮大我们在全球的协会和网络。我们深知自己的工作永无止境，必须要前仆后继地继续下去。在全世界范围内，继承了杰拉·莱普曼理想和思想的人们会一直致力于将儿童和书籍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999 年，为庆祝在慕尼黑成立国际青少年图书馆五十周年，德文版的《架起儿童图书的桥梁》再次编辑出版。本书全新英文版的推出正值在瑞士的巴塞尔——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秘书处所在地——庆祝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创立五十周年之际，我们衷心希望这能够促进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使命的火炬传递得更远。在此，谨向奥布赖恩出版社和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爱尔兰分会表示深深的谢意，正是它们和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美国国家分会以及国际青少年图书馆的共同努力，使得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8
第三章	31
第四章	54
第五章	71
第六章	81
第七章	123
后记一:图书城堡	132
后记二:架起儿童与图书的桥梁	136

●●● 第一章

“如果有来生，您想做男人还是女人？”

向我发问的是美国占领军的一名空军上校。慢吞吞的口音表明他来自美国南部。当时我正坐在他旁边那个叫作“单人座椅”的蹩脚装置中。那天是1945年10月29日，我们乘坐的军用飞机正从伦敦飞往法兰克福。

上校此前一直没有开口，就在他试图通过发问打破沉默时，我正在用一个很不淑女的比喻来形容那把单人座椅。我猜得出他正在想些什么：

“看在上帝的分上，一个女人在这儿做什么？女人穿军装已经够荒唐的了。我宁可看到她们像巴黎的女人一样，穿着雪纺绸的裙子漫步在帕斯大道上——看，我们现在正从它的上空飞过！有时候，司令部真是愚蠢透顶。”

我当时对该如何与因公务出差（或者，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说是因公务乘飞机）的美国空军上校进行谈话一无所知，只好说：“如果这纯粹是个假设性的问题，我想我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回答。我哪种人也不想做，我宁可做一只小老鼠或一株向日葵，抑或……”

上校险些从他的位子上跌落下去。带有如此浪漫情怀的答案甚至比他想象中的回答更为可怕。他一言不发地盯着我，然后生硬地问道：“那您为什么要穿军装？司令部想让您做什么？您能告诉我吗？”

“再教育，上校，”我答道，“或者说，这是他们的说法。他们希望我跟妇女和儿童打交道。目前，我只知道这么多，巴特洪堡的司令部大概也只知道这么多。也许有人认为这种工作需要带点儿女性特色。”

这时，飞机突然开始翻筋斗，我们的谈话进行不下去了。我感到难受得要

死。早上飞机起飞时，我省掉了那顿著名的英国式早餐，可没想到那竟是我一天当中唯一的一次用餐机会。上校注意到我的脸色煞白，便默默地把一包口香糖塞到了我的手中。这种万能解药的确很管用——我把那块又软又黏的东西填进嘴里，颇有几分战后军人的感觉——在接下来几个小时的飞行途中，我的双眼便再没睁开过。

当你这样闭上双眼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突然间，你陷入了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无边无垠、深不可测的地方，如同爱丽丝置身于仙境之中。此时，你开始体验到一种真真切切的终极自由，在这个世界中，牢狱变得畅通无阻，而原来那把令人难受的单人座椅则变成了一把舒舒服服的安乐椅。

在另外的那个世界中，我不再感受到军装和安全带的束缚，眼中的色彩也不再只有草黄色和灰色，我对即将到来的崭新的冒险经历感到激动万分。就在一周前，我还和一群来自各国的记者坐在办公室里——我们的办公室位于伦敦格罗斯维纳广场的美国大使馆内。当时，我们正在策划《女性与世界》杂志的第一期，它即将以十种语言在全欧洲发行。然而，在工作中，我们总是感到自己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

我看到自己与朋友——《哈珀时尚芭莎》杂志社的弗朗西斯·麦克法登——坐在桌旁一筹莫展，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内容才会吸引那些在地狱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免于难的人们。

“肯定不会是《哈珀时尚芭莎》的时尚照片。”弗朗西斯皱着她那充满智慧的额头说道。

“你怎么知道呢？”我说道，“没准儿他们会感兴趣的。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向他们展示怎样将麻布做成各式时装，只是为了证明这些东西依然存在。”

“也许有这种可能，”弗朗西斯说道，“当初希特勒发动闪电战时，我们正在伦敦。哦，那简直是糟糕透了。但那是战争‘本身’，而不是这些人所经历过的一切残酷。”

“‘拿扫帚的女人’怎么样？”我说道，“这种话题应该是无可挑剔的。”

纽约的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曾写过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后来在全球被转

载,内容讲述的是欧洲女性如何拿起扫帚清理战后废墟。我们曾为那篇文章配上了照片。至于照片是如何得来的,还真值得在此交待一番。

当时我们收到纽约《生活》杂志的编辑发来的一封电报,说他们杂志社一位最出色的摄影师将于第二天上午抵达伦敦来拍摄“拿扫帚的女人”。

“我们到哪儿去找这样的女人呢?”弗朗西斯问道,这让她伤透了脑筋,“她必须是某种特定的类型——我能想象出她的样子,可就是不知在哪儿才能找到她。不过,从《哈珀时尚芭莎》旗下的模特里肯定找不到。”

忽然,一个念头从我脑中一闪而过——为什么不找我认识的那位格拉布尔太太呢?如果没有她,我很可能经受不住战争的磨难。

“为什么不找格拉布尔太太呢?”我提议说,想助弗朗西斯一臂之力。她认为这个主意不错。“我会开车回家告诉她这件事,等明天上午我再把她带过来。”我说。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家时,格拉布尔太太正在给前门上锁。像往常一样,她那顶深棕色帽子上装饰着一丛一直垂到脖子的蜡菊花。

“拜托,”我大声说道,“明天和我一起去伦敦,好吗?我请客。”我知道不能对她说出自己的真正意图。伦敦的女佣是很奇怪的一类人,她们是永远也不会让自己成为“拿扫帚的女人”的。

“哦,夫人,您真是太好了,”她说道,“但是我不能接受您的好意。不管怎么说,我还从没去过伦敦呢。”

她口中的“不管怎么说”很不合逻辑,因为她整个的反应相当激动。她的住处距离伦敦西区和伦敦市区只有几英里远——乘地铁只需一刻钟就可到达市中心。

可是,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她的话——她也许理解力有些低下,但她从不说谎。

“那样说来,你可真该去一趟伦敦了。”我说道。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她准时出现了,可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恐怕她动用了一笔巨额开支,连头发都烫过了——她原来梳的是“鸟窝头”,现在却煞费苦心